



《归队》

作者:史晓倩(50岁) 武昌老年大学



《红色源头》

作者:谢秋环(57岁) 武昌老年大学



《雪域朝晖启新程》

作者:刘华舫(71岁) 武昌老年大学

桥承一城风骨 光照半世烟火

这座依江而生的城,骨血里早嵌进了“桥”的印记——从百年前粤汉铁路的火车轮渡在江心晃着碎浪,到长江大桥第一次把天堑铺成坦途,江上每一道飞跨的虹,都牵着武汉人从码头烟火里踩出来的日子,牵着老工业基地沉了半个多世纪的滚烫风骨。

暮色是从青山的烟囱尖漫过来的,裹着老钢城温温的铁锈气,粘在江风里,软得像刚晒透的旧棉絮。我们沿着临江大道慢慢晃,左边是沉得发绀的江水,浪头拍着岸石溅起细碎的凉;右边是伏在夜色里的厂区轮廓,风裹着水汽和金属的淡香蹭过衣角,带着老武汉独有的妥帖,像被长辈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肩。

刚踏上桥面时灯恰好亮了,四根银灰色塔柱直直戳进黛色的天,暖白的光顺着钢铁纹路往下淌,在夜空里划出两道交会的弧线——可不就是小时候攥着塑料神光棒比的十字手势?光影落进江里,被浪头揉成满河银鳞,随波晃得人眼发晕,原来一整条银河倒下来,是这样软乎乎的模样。

后来才晓得,设计师最初的灵感是钢花。青山这地方,从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时就埋下了工业的根,新中国成立后十里钢城的炉火一烧就是七十年,一炉炉通红的钢水顺着京广线淌遍大江南北,火星子早溅进了武汉人的骨血里。

它还是华中头一座开启桥,9分钟能抬升27米,专门给万吨巨轮让路。四个“亚洲第一”的牌子静静地藏在桥底,不声不响守着黄金水道的船来船往。

夜色浸得深了,江风凉得像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绿豆汤,蹭过脖子时带着点甜。天兴洲大桥的灯在远处晕着暖光,工业港卧在浓黑里,偶尔传来一声船鸣,闷得像老辈人抽烟时沉在喉咙里的咳嗽。钢铁的硬和光影的软,江风的凉和人声的暖,在这里揉成了软乎乎的一团。能守着身边的热饭热菜,守着小伢脆生生的笑,就是普通人最好的胜利,这座桥就是最实诚的证明。

作者:朱利竹(62岁) 武昌区首义路街道千家街社区